



## 原始佛教及其聖典集成

蔡惠明

拙作「重視『阿含經』的研究」一文在一九〇期本刊發表後，引起海內外善信對原始佛教及其聖典『阿含經』研究的興趣。美國羅永正居士來信指出：「倡導研究『阿含經』（尤以『雜阿含』即南傳的『相應部』）乃當務之急。在研習經義時並要表揚根本佛教內含佛陀本懷菩薩乘的意趣，目前中國大乘偏蔽之處應予指出糾正，但非連佛陀入世精神亦被忽視了。糾正的重點在還歸根本方便，『四諦』、『三法印』及早期般若思想，此點在掀起研習『阿含經』熱潮時，切應注意及之，以免『矯枉過正』。」羅居士這一意見很重要，在學術研究中，應注意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，就是佛經中常說的「執一非餘」，否則就難免陷入「我執」與「法執」的泥淖，以致不能自拔。

印順老法師曾將流傳世間的一切佛法，分為佛法、大乘佛法、秘密大乘佛法三類。佛法大體上指在聖典中還沒有大乘與小乘的對立；在佛教史上，是佛滅後初五百年的佛教。近代學者稱爲：「根本佛教」、「原始佛教」與「部派佛教」。印老法師認爲，

佛陀住世時四十五年（或說四十九年）的教化活動，是「根本佛教」；佛滅後到還未形成部派對立的那個時期，是「原始佛教」；大眾部與上座部分裂以後，是「部派佛教」。對於佛法的研究，「原始佛教」是主要環節。「原始佛教」時代所集成的聖典，大概有兩部份：一、「經」（修多羅）就是四部「阿含」或加「雜」而稱爲「五部」。二、「律」（毘奈耶）的重要部份。各部派公認的「經」與「律」，就是原始佛教時代所集成的。由於傳承和見解不同，導致分裂。但「部派佛教」是繼承「原始佛教」的發展傾向，因人、因事、因義理的明辨而對立。所以進行「原始佛教」的研究，上溯可探求「根本佛教」，下延可理解「部派佛教」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而研究「原始佛教」，首先要對這一時代集成聖典的全過程作全面深入的理解。

阿含，梵語 Agama，譯作「阿籍摩」，意爲「教法」或「傳」，就是輾轉傳說的教法。一般的說，聖典就是佛法，源於佛陀的自證，而爲人宣說出來。聖典的內容，既有金口所宣的言教，

也有僧團的制度，當時佛陀生活的軌範（身教）。如來的身、口、意——三業大用的示現，稱爲三業輪或三示導，呈現並引導人們歸依佛法。所以佛法不只是佛陀所說的教法，有弟子說的，有弟子與弟子互相論證的，有佛畧說而弟子據以發揮的，這些論點當時並得到佛陀的印可，還有佛滅度後弟子說的。在「雜阿含經」的「八家誦」中還有梵天、帝釋天等說法。「原始佛教」時代離佛不遠，所以「阿含經」聖典並集錄了佛弟子所說，甚至佛滅後弟子所說的法。如漢譯「阿含經」中「增一阿含」稱爲「如來所說」，「雜阿含經」則稱「我」所說，其他佛經却記載：「如是我聞，一時，佛在某處說等。」在「說」與「集成」過程中，即使憶持完整，但由於領悟和理解不同，引起的反應就不免各異，所以「維摩詰」說：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類各得解。」在第一結集中，以憶持力最強，號稱「多聞第一」的阿難爲主持人，比較簡要與純正。發展到第二結集，以大部爲主，佛法從新形式、新意境中表現出來，而爲時代佛教所公認。印順老法師在「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序」中說：「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僞問題，而只是了義與不了義，方便與真實的問題。說得更分明些，那就是隨（世間）好樂，隨時宜，隨勝義的問題。所以最後說：『佛法在流傳中，一直不斷的集成聖典，一切都是適應衆生的佛法。』」

佛陀初期的教化，是以正法爲中心的。到後來爲了「依法攝僧」，而逐漸建立僧團制度（律），而樹立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的佛法。這是「原始佛教」的特點；法與律並重，當時傳下來的經與律的數量，約爲四與一之比。到了「部派佛教」形成，上座部有偏重律制的傾向，而從大眾部發展產生的「大乘佛法」却重於部類，律成爲附帶部份，與大乘的契經，不成比例。它的重法，是不容懷疑的事實。「原始佛教」的聖典只是「四部阿含」，而這又源於「相應阿含」，即依修多羅、祇夜、記說三部份集成的「中」、「長」、「增一」，共爲四部。古人又把以修多羅爲主的相應部，稱「顯揚真義」，爲「第一義悉檀」。以分別

抉擇爲主的中部，稱「破斥猶疑」，爲「對治悉檀」。以教化弟子啓發世出世間善的長部，稱「滿足希求」，爲「爲人悉檀」。以佛陀超越天魔梵爲主的增一部，稱「吉祥悅意」，爲「世間悉檀」，這是佛法適應世間、化導世間的四大宗趣，可說從「四部阿含」聖典的特性中表現出來，也就是說，以「相應部」爲主的「四部阿含」，是佛法的「第一義悉檀」，甚深的法義、微妙的勝解都從此根源流行出來。

羅永正居士主講的「雜阿含經」研習，着重闡述佛教基礎教理——四諦、十二因緣、八正道等，然後指引在家十六成就法，行菩薩道（四攝、六度），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。他苦心孤詣、引經據典，並結合現代科學（如物理學、高能物理）來說明緣起性空的道理，強調「第一義悉檀」是根本，但同時指出「四部阿含」中的大乘思想是後來龍樹作「中觀論」、無著造「瑜伽師地論」的依據。他所說不能忽視佛陀的入世精神，就我個人的理解是，大乘佛法對信衆要求做到這樣的三點：（一）以大悲爲首，慈悲喜捨，把悲天憫人，利世益羣作爲道德的出發點；（二）主張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作爲行爲准則；（三）提出「自利利他、自覺覺人」的目標，把個人與社會統一，自己解脫與衆生解脫統一，作爲處理人與人的關係，人與社會的關係的思想基礎。

爲什麼如此強調「四諦」等基礎教義呢？因爲四諦是佛陀說法的核心內容之一。依「雜阿含經」，四諦的重點就是放在人生現象上。人生的全部不外乎兩個方面：一是染（苦、集），一是淨（滅、道）。四諦的組織又是以「苦諦」爲根本，集是苦集，滅是滅苦，道是滅苦的方法。佛陀第一次講四諦，反覆地講了三次，就是「三轉法輪」。「初轉」，是肯定四諦，說明人生有生、老、病、死等苦，這是自然規律，誰也不能避免。「二轉」，是指出四諦在人生實踐中的意義：苦應知、集應斷、滅應證、道應修。「三轉」，是證明佛自己已做到苦已明、集已滅、滅已證

、道已斷。在「三轉法輪」中每一次對每一諦都有不同的認識，稱為「四行相」——眼、智、明、覺，並有十二行相，所以又稱「四諦十二行相」。這一說法，奠定了原始佛學的基礎，被認為「法敕」中要求常念的七經之第一經——「毘奈耶最勝經」，它的內容就是三轉法輪的一段，後來發展到大乘佛教階段，如較早譯出的「維摩詰經」、「法華經」等一開始也是講四諦。就是大乘後期經典的「解深密經」中將佛所說法分三階段稱為三時，第一時仍認為是講四諦，可見其重要性。八正道又稱八聖道分，佛陀在鹿野苑為五比丘說法，就是講中道——八支聖道。「轉法輪經」中釋尊開示道：

「在諸欲中耽於欲樂者乃下劣凡夫，為非聖無意義之事，然以自身所求之苦為苦，亦為非聖無意義之事也。離此二邊之中道，方依於如來而能證悟，此即開眼、開智。至於寂靜、悟證、正覺、涅槃之道。比丘，至於何名為依於如來所悟之中道，此即八支聖道也。」

羅永正居士在他所著「八正道釋義」一書中將八正道程序，作了這樣的分析：

正見、正思惟——屬慧；

正語、正業、正命——屬戒；

正念、正定——屬定。

正精進——通於其他七支。

他最近應美國三藩市大覺蓮社的邀請，正作「八正道研習」的系列講演。在來信中表示要增添「雜阿含經」的內容加以充實，這樣從理論上糾正大乘的偏蔽之處是很必要的。

近代對佛教的研究，尤其是對印度佛教、原始佛教的研究，受西方學者的影響，只重視巴利語經典，而忽畧漢譯經典，這也是一種偏見。就以原始佛教聖典來說，漢譯「四部阿含」早已譯

出了。如「般泥洹經」卷下載：「佛涅槃後，大迦葉即選家中四十應真，從阿難受得四阿含——一、「中阿含」；二、「長阿含」；三、「增一阿含」；四、「雜阿含」。」當時因為缺少「阿含」與「大乘經」集成資料，在較廣面接觸時，正好是大乘經發揚的時代，因而隨天台智者大師、唐賢首法藏大師都將「阿含」判作「藏教」、「小教」，致使其後一千二百多年間，中國佛教徒很少重視「阿含經」。這種影響，甚至波及日本，在很長時期中也不注重「阿含」經教。直至十九世紀末葉，日本學者接觸南傳巴利語佛教聖典——「五部尼柯耶」，前四部對照北傳「四部阿含」發現兩者大體相應，只多了個「小部」。它是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公認的佛教聖典，是釋尊根本思想及言行的最早記錄。

南傳「大涅槃經」卷九有這樣的譬喻：

「如牧牛女，為欲賣乳，貪多利故，加二分水，轉賣與餘牧牛女人。彼女得已，復加二分，轉復賣與近城女人。彼女得已，復加二分，轉復賣與城中女人。彼女得已，復加二分，詣市賣之。……取已還家，煮用作糜，無復乳味，雖無乳味，於苦味中猶勝千倍。」

佛法經過長期流傳、集成不同時期的聖典，如牛乳一樣，為了多多利益眾生，不能不求適應，不能沒有方便，猶如經中所說的賣乳女人，轉手四次加了四回水。這樣佛法的原味淡了，印度佛教的真面目不見了，儘管如此，佛法的「世間悉檀」仍然勝於其他的神教，仍保有傾向於解脫的成份。實際上一切佛法皆因人置，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！印順老法師的這一論斷是符合客觀實際的。

綜上所述，我們必須重視原始佛教的研究，糾正「阿含」是小乘經總名的提法，對「四部阿含」重新認識和理解既肯定它的原始法義，又發揚其菩薩乘的意趣，不要忽視佛陀的入世精神。而佛法一切聖典的集成，在不同適應的底裏，直接於佛陀自證的真實，而它的流傳，又體現了各個階段不同的特色。